

陳若佟/成杏校友、復健學科助理教授

此次承蒙醫學院秘書極力邀稿要我以校友（成大後醫第四屆畢）的身份抒發心情感想，正巧外子骨科李森仁醫師（成大後醫第三屆畢）去年六月奉派至署嘉擔任骨科主任，參與了由林信男院長所領導的拓荒先導團隊，時至今日也已過了九個月，期間種種令人感觸良多。在此我願談談另一半在這期間所經歷的點點滴滴，因為這幾乎就代表了署嘉拓荒史的縮影。

外子出身客家農村，自小養成勤奮踏實、堅毅不拔的個性。但可貴的是他為人卻又大方豁達，有情有義。我曾意外在他的皮夾內發現一張器官捐贈卡，上頭有一欄問欲捐贈的器官為何？只見外子簡短填上二字“全部”，這幾乎正可以反應外子的為人處事。也正因為他這種無私的個性，當署嘉團隊要開始招兵買馬時，外子幾乎是各科中第一位慨然允諾前往幫忙的，雖然我的婆家及娘家均不在嘉義，日後至嘉義發展的機會很小，但外子一心只想著要替成大去嘉義開拓一片天地，一點也不在意這實在是一份錢少、事多、離家遠的苦差事。初到署嘉時由於病人數相當的少，外子苦思究竟應如何才能扭轉嘉義市民對署嘉舊有的觀感，而能吸引病人至署嘉就醫呢？當然宣傳是非常重要的，那麼除了靠院方我們又能做什麼？他利用清晨至嘉義公園打羽毛球，一方面認識新朋友，一方面介紹署嘉，慢慢

的又跟在一旁做運動、跳舞的老先生、老太太們打成一片，並免費為他們義診提供諮詢。晚上外子喜歡騎著腳踏車至附近小吃店用餐，順便跟餐廳老闆及其他民眾閒聊。通常他會先詢問民眾對署嘉的觀感，之後再介紹自己，告訴民眾署嘉已經有了新團隊進駐。這幾個月裡有好幾次晚上十點多打大哥大給外子，他都正在路邊與民眾談天，聽著電話那一頭傳來愉快爽朗的笑聲，我知道他又替署嘉做了一次成功的外交與宣傳，但還是忍不住叮嚀他夜深了還是早點回去宿舍以免遇到飆車族了。

外子除了是一位稱職的骨科醫師之外，也是一位優秀的木工。在我們家中有不少的家具，包括了書櫃、鞋櫃、櫥櫃及床頭櫃等都是他親手釘製的。幾年累積下來的經驗，他釘各項家具的功力已達職業水準。自己釘製家具的好處除了經濟實惠外，又可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更難得的是他從釘製當中獲得很大的樂趣。外子至署嘉後深感整個環境過於空曠，很多設備也相當老舊，急待進一步改善。因此他決定著手自行釘製。首先他畫好設計圖，請木材行老闆代為將木材裁切成適當大小後運至署嘉，之後釘木工便成了他在署嘉空閒時的休閒娛樂活動。這幾個月來他完成了多項成品，例如骨科病房護理站有了新的病歷置放架及病歷書寫檯、X-光片置放架

我的另一半——署嘉美門診部主任

、佈告欄等。

我深知外子對署嘉已有一份很深的感情，常常他回到台南，心中唸著、嘴裡說的，還是署嘉應該要如何如何才能起死回生。我想一個醫院要經營成功，除了每一位成員都能勇於任事，多一分無私奉獻的心，少一點明爭暗鬥，而在上位者更應該要能不畏人言，有護才之魄，在此我也祝福署嘉業務蒸蒸日上。

P3310093: 作者全家福

Pa160010: 新完成的病歷置放架及病歷書寫檯

Pa160011: 新完成的X-光片置放架



回首來時路

王裕庭/成杏校友、成醫住院醫師

剛剛接到秘書小姐的電話，說希望我以校友的身份投稿一篇文章到成大醫學院給學生以及校友的通訊之中。雖然答應了，但這個承諾卻讓我感到相當不安。當然無法否認自己是校友，可是畢竟才畢業一年多，不管歷練，資歷，生活，工作都還沒有成功到可以講述的地步。我坐在桌前好一會兒，也不知道該怎麼下筆。正好前幾天和同一個家族的學弟妹們家聚，看到了在不同年級的醫學生現在生活的情形，也聽到他們對生活的感想與牢騷。於是我又不自禁的想到自己的過去。靈光一閃，索性就簡短的把這幾年在醫學路上心情的轉折整理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也好。

提到醫學，其實我的心情是相當複雜的。很多人看到我的時候都跟我說我實在不怎麼像醫師。當然醫師是個異質的族群，沒有任何準則可以規定醫師應該是什麼樣子。只是我在許多方面看起來都離一般人信服的醫生形象又更遠了些。一直到現在，已經當了一年多的住院醫師了，我仍然不時的端詳著鏡子中的我，狐疑這樣一個散散慢慢，欲振乏力的人如何能稱職的擔當好一個在生死交界搶救生命的重大角色。

其實我並非沒有自覺的，我和醫學的關係從很早的時候就成為我腦海中常常思索的問題。我一直試圖定位這個角色在我生命的份量。我對醫學

所具有的热情，我可以得到的報酬，我所應付出的精力，我的感受等等都成為我衡量醫學的比重的重要線索。

只可惜，我是善變的，所以我賦予醫學的比例也總在浮動之中。(人生許多事情不都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在成大算多還是少。我承認在我認識的人中有一些讓我非常敬佩的人。他們自然而充分的把醫學當作一生的志事，花費幾乎所有的時間與精力在知識的累積以及臨床治療的學習上面。樂在其中，且怡然自得。

他們是幸福的，我羨慕他們，從我年輕的時候開始，我就對這類無室無礙的生命抱持著景仰到幾乎嫉妒的心情。因為對比出他們的灑脫與和諧，我的路總是顯的崎嶇，矛盾，充滿了太多惶惑與不安。

一樣是醫學生，為什麼一個氣定神閒，一個戰戰兢兢。一個從容不迫，一個竊竊遑遑呢?

其實這跟我的個人特質有關。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並沒有對人生有著清晰而明確的規劃。當時一切的抉擇都是在親人的暗示下做出來的，包括聯考的志願也是。所以當我踏入醫學的大門的時候，我並不十分清楚這裡的性質。

當然，醫學是一個廣闊而具有開放性的環境，它不會拒絕任何一位真心想學習的人。只是當我突然接觸到

它冷硬艱難的基礎功夫的時候，我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適應這樣的生活。

不適應的理由很多。軟弱的個性是其中之一，體力的消耗是其中之一，缺乏有效率的學習方法，過度密集而艱深的知識。這些零零總總的理由，讓我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時顯得非常的疲憊而憂鬱。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很認真的考慮離開這個環境。當初沒有真的這麼做有很大的因素是因為我沒有勇氣。我沒有反抗命運的勇氣。是命運，而不是我自己讓我走上這條路的，所以我認為我被放錯了位置。並且對整個課業甚至對生命本身產生了幾近反動式的敵意。

當時我深信我沒有辦法完成我的大學學業。我曾經相當怨天尤人，絕望而無助的哭泣，只因為我應付不了接踵而來的考試。徹夜失眠是因為擔心第二天的morning meeting報case，或者因為需要值班而在當天的早晨醒來的時候覺得生命好悲哀好悲哀。

一切的平衡都傾覆了，醫學像一隻永遠沒有辦法滿足的怪獸，不斷的向我要求更多再更多的能量。甚至當我把全部的能量都給了他還不夠。

在那段時間，我承認我並不喜歡這門學科。我覺得我整個人被深深的異化，被整個結構，制度，環境以及周圍的人們壓制剝削而乾枯殆盡。

於是我開始想，為什麼要繼續下去，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

我想不出來。

這樣下去就算撐到畢業我也不會是一個好醫生的，我想。但是我依舊抬著沈重的步伐走到醫院裡面。

偶爾，當我聽到某某人又離職了，休學了，或者選擇了醫學以外的路，我表面會說可惜，但心底總是會有一種異樣的滋味，參雜著一絲酸酸的羨慕。

那是相當不堪的一段過去。發生在一個在選擇了之後才驚訝的發現這個世界竟然存在著比自己選擇的東西更有吸引力的東西的人身上。

怎麼說呢？如果狂風暴雨可以形容那種心理的掙扎。那用滿目瘡痍來比喻那時候的生活絕對不為過。

很多年之後，我回想起當時那段時光，還是會對那時的我感到相當的同情。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撐過來的。生命的流動自然的把矛盾在無形中解開，那輕盈的手法一點也沒有驚醒每天依然在生活中汲汲營營的人們。或許就如同青春期的時候一樣，人生總會有一段苦悶的歲月。在那個時空中，什麼事情都不對勁，挫折與沮喪就足以摧毀一棟最堅固的城堡。但當時時間過去，雨後天青的顏色又會重新讓人拾起久違的理智，開始用比較明智而中肯的態度審視自己的人生。

對我而言，理性的勝利表現在開始能夠感受到健康的可貴。(不要懷疑，情緒絕對可以扭曲感官。所以在情緒低潮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會失去光以及顏色。)開始重新喜歡上這個平凡的世界，以及每個小人物繁忙微小卻真實的感情。特別在病房中，看到每一個曾經失衡的靈魂又重新與自己的軀體接軌。那種成就感似乎可以彌補一部分的疲憊。而我不自覺的想到，今日如果我不是在這個位置，也許我依然會有其他的喜悅，但是那種屬於醫師的感受，那種如此貼近生命的本質的驚喜，一定無法掌握的像醫生那樣深刻而直接。

或許是因為自己曾經有過這麼深沈廣泛的矛盾與無奈。所以我覺得對於人生的苦難，我會有一種相當不忍的感覺。而我們這個職業所接觸的無非是人生的苦難。至少當我走過這一段後，我覺得我會改用一種比較同情而接納的眼光看著這個世界。許多事情真的是不得已，許多事情其實可以原諒。跟年少的激進相比，我變的圓滑了許多，這或許也是醫學給予我的另類收穫吧！

接下來，理性的勝利表現在無謂的焦慮的減少，自信的累積，以及很實在的，物質的收入上了。我們開始學會在這樣的生活中延續。重新接續曾經中斷一段時間的快樂，並且試圖純粹的從求知中得到滿足。特別在離

開了學校之後，我驚訝的發現醫學的範疇廣大，廣大到任何人窮盡一生都沒有辦法精通的地步(有一位在科內以博學著稱的學長，在升VS的時候說自己才是幼稚園的等級，需要學的還很多。於是我看著自己，想著，我恐怕沒有比一顆受精卵大多少吧！)。那種無垠對比有垠，極限對比可數的極端對比，固然一方面映照出人生的短暫以及個人的極限。可是另一方面，卻也昭示著未來的希望是無窮的。因為處處是謎，所以解謎的活動就會永恆持續下去。我們可以欣喜的聲稱我們所處的宇宙是一個如此細微精緻又充滿神奇的結構的世界。我們的求知慾可以永遠的得到滿足而不至於乾涸。

於是，我走到了現在的位置。

若有人問我，你真的喜歡醫學嗎？至今我仍然沒有辦法堅定而坦率的回答這樣的問題。我知道我做的不夠好，能改的還很多。我也始終立意在自己的形象和傳統的醫者的形象之間維持著一段距離。而且如果真的要我重選一遍，我並不知道我會選擇哪條路。畢竟，以我的天性，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存在著比醫學更吸引我的東西。以前，我一直覺得這是我的悲哀。因為我的路不是我最適合走的。後來，我知道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會面臨類似的難題。但是生命終究要繼續下去，我們得學會妥協，學會適應，學會正確而妥當的把生命每個面

向賦予成比例的比重。也許我能指望的平衡是我正確的找到了屬於我的比例。我知道醫學是重要的，是好的。但對我而言，他的位階跟其他許多學科平等，我不覺得他比其他學科更平等。我不喜歡把醫學神聖化，但我也喜歡把他庸俗化。一個人走進醫學的殿堂，能一窺堂奧之美，是緣分，但也可能是悲劇。可是隨著時光流過，我越來越驚訝人類的潛力，可以超越許多讓人想不到的限制。能讀醫學系的人在我們這個社會中都屬於有

力量的人，這樣的力量不在於手臂而在於每個人的意志。所以如果你真正想完成一件事情，成功的機率真的是相當大的。就算是錯誤也好，就算是偶然也罷，在醫學的殿堂中，能走進來的人，我相信大部分都會有超越錯誤而更上層樓的本事。所以如果大家辜負了自己優秀的秉賦就實在太可惜了。一切的路都是開放的，沒有一條才是正確而唯一的法門。而我期待，每個人的路都能走著開心，走的順暢，走的無悔。

